

W U C H U L U K A F E I G U A N

无出路

咖啡馆

严歌苓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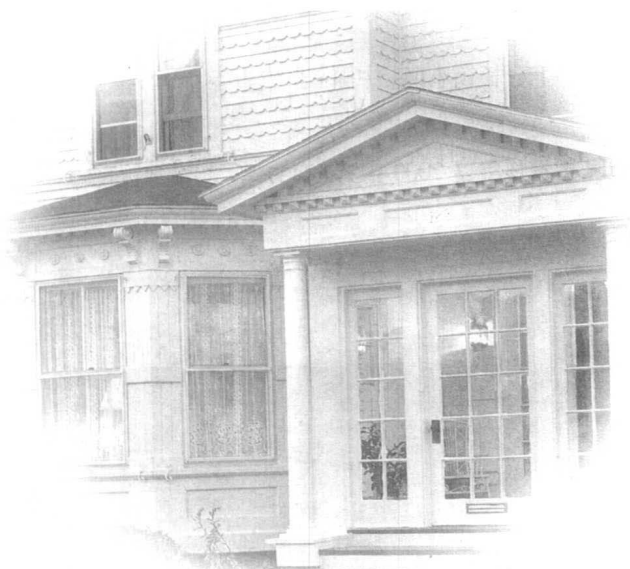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SAFEIGUAN

无出路 咖啡馆

严歌苓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无出路咖啡馆 / 严歌苓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1

ISBN 7-5306-3127-6

I. 无 … II. 严 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443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8 千字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WUCHULUK





作者近照

严歌苓

著名旅美作家，生于上海。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20岁开始发表作品。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，攻读写作硕士学位。此后的十年间，她写出了《天浴》、《扶桑》、《人寰》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。《少女小鱼》、《女房东》、《人寰》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，其中《天浴》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。另著有《雌性的草地》、《海那边》、《无出路咖啡馆》等。

内容提要

女人的秘密武器是什么？是美貌，是聪慧，还是“向往强者”的意识？

一段邂逅相遇的恋情，为什么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便衣的肆意骚扰？

一个柔弱如风的中国女子，为什么最终拒绝了美国外交官员爱德烈的追求？

小说运用精妙的文学语言，极其精彩的讲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的遭遇。在独到地刻画了女性丰富内心世界的同时，鲜明地批判了白种人的自我优越感和虚伪的“救世”态度，以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细节，向读者展示了移民阶层的又一撼人心魄的生活状态。



无出路咖啡馆

房间很小，一扇窗也没有。比我寒伦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。一支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，光线过剩。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，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。你别想逃，不信你逃逃看。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，对这间八平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：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？就算逃出这个门，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，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，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。即便你走运，找到了出路，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。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，公正而森严，架子摆得很大，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。你最远能逃到那里。再远，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，叫你“站住！举起手来！”他会拔出手枪，叫你“到墙根那儿去！”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，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。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，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。

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。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，我大概有不少疑点。镜头中我脸色苍白，缺乏营养和睡眠，心神不宁但脑筋迟钝，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

中国人。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,大红围脖,冒牌“Levis”牛仔
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:一个超龄留学生,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
样,留着最省钱的发式——披肩长发。不过,你别想轻易混过去,
没那么简单。

我看了看手表,十点半。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。我的表总比
正确时间快,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,我也搞不清。我在那张
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一张丑
陋的椅子,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。它的扶手上包着假
皮革,上面有一道道划痕。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。什么都干
得出来的手,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,同时是谎言、狡辩、不
得自圆其说,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。我的手也什么都
干得出来:一小时前,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
服的大口袋。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,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
袋,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。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
表现有关。

除此之外,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。



门开了,进来个男人,一个标致的小伙子,头发火红,梳成保
守、可靠的偏分,脸色新鲜,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。他向我伸出
手:“对不起,让你久等。”他的京腔一点调也不跑。我把手给他
握,我的微笑不太好,有点魂飞魄散。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
防。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,声音纯净,笑起来白牙
如光亮那样一闪。而且他很年轻,最多三十岁。不过,你别忘了你
在哪里。我不看透: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,才使他的笑容格外
健康呢,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。你
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。

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。名字是“理查·福茨”,职务是“特

别侦探”。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“特务”或“便衣”。

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，接过我的红围脖。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，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。别这样想，他这是在缴我的械。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，两分钟后回来了，告诉我：“替你挂到衣架上了。我办公室里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，我也逃不了。

他解开深蓝西装的钮扣，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。对我说：“这里热得不像话。你热不热？很无聊——冬天比夏天热，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。有什么必要？夏天这屋里非常冷，豪华的冷，侈奢的冷！”

“是吗。”你夏天在审谁？

“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。为了它一个夏天，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。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，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。”

我笑了笑。他一年四季都这样，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。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。从很好的笑容开始。这是个年轻的笑容，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档案夹，目光从左往右扫，一趟一趟扫下来。然后他合上它，两个小臂压在上面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。开始是一个节奏，渐渐，成了另一个节奏。气氛迅速改变了。这段沉默并不长，顶多几十秒钟，但他要的效果有了，他要我如坐针毡。

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。突然我意识到，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。

“你一定很好奇，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。”他略略偏着脸。他让我感到，他非常喜欢自己正做的这桩事。他弹着手指说：“要我，我就会很好奇。”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。



“我的确很好奇。”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，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。半年中，一共就这些。

理查又笑了。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安德烈的眼光很好。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”

“安德烈？”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安德烈·戴维斯。没错吧？”

“噢，你是说安德烈·戴维斯。”有人叛卖了他？还是他叛卖了我？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？

“他眼光不错。”理查说。他稳稳地看着我，身体却不很老实。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，他向左边转二十度，再向右边转二十度。不管他是怎样个角度，他的目光始终把我罩住。他的蓝色目光。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，很突然的。“安德烈·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你以为呢？当然不只“朋友”。

“正而八经的男女朋友？”

“就是朋友。”

“戴维斯先生说，你们是正而八经的男女朋友。有婚姻趋向，在美国被看成正而八经的恋人关系。”

我看着他，说：“噢。”

这个特务的意思是，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，通奸之外，不伤风化、发展不快不慢、偶然同居的这种，叫正经的。除此之外，都是胡来。

“你们真的相爱？”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。面色有了些焦虑。在这种地方，说这样的话题，他也觉着别扭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嗯。”我能说什么呢？



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：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，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。我曾花出去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。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，说：“怎么了？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。”我笑了笑，二郎腿轻轻晃了晃。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，我或许有一点放荡。

“就是说，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？”

“嗯。”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。你到底想拿我怎样？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？“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‘恋爱’这词的理解，是否和我完全一致。”

“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，”他说，“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，是否谈到过结婚？”他口气一粗，“谈到过，是吧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是，还是不是？”

审讯是这样开始的。特务福茨是这样笑咪咪地开始审讯的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。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：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。“好。这就明确了。你看，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这个。”

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。

“不可以和安德烈·戴维斯谈恋爱吗？”

“哦，”他说，“欢迎你和他谈恋爱！我给你错觉了吗？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？”他肩膀耸起，两手张开。他的肢体充满表达。“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，二十三岁刚出学校



苗头就很好。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。他的中文怎么样?比我的怎么样?”

“他能背古文。你知道,中国古文。”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。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,极轻微的。

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:“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。”他说着拉开抽屉,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,然后又回来,看着我。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·福茨的资料,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。“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《浮士德》吗?”

“当然。”从来没听过。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,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《浮士德》。

“对了,他一定告诉了你,他当过兵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当然告诉过我。

“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?”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。“他当过兵!在上大学之前,他当了三年步兵。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……”

“军队付学费?!”

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。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,也看得出我对“学费”二字的敏感,劲头很大。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。

理查说:“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?我是说,你退伍的时候?”

我的心跳错了一个节拍。原来他在这儿埋伏我;他句句话都不是闲话。我告诉他,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,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。我还告诉他,我们是穷人的队伍。

“不过你不同啊,你是军官。军官会有一笔不小的钱吧?”

“记不太清了。”我记得很清楚;一千四百块,叫做“安家



费”。

他看着我，眼睛很快乐。他说：“够买五辆自行车。”他挖苦成功了，快乐变得明目皓齿。

“六辆自行车。”

他说：“那得看什么官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。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。

“别叫它情报嘛。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。可能你猜出来了，我是个中国迷。”

“这不用猜。”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，我一向比较合作。

“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。自给自足。”

我说他对极了，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也用不着我帮忙。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。即便是特务，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。他无非让我明白，蒙骗他不大容易，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一桩事。假如我蒙骗他，我可不是故意的。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。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，尤其是，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。

二十分钟了，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？

“你和安德烈·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？”

“在地铁站认识的。”

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，等待我更正自己。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，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。“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第一次。”那是第三次见面。

理查往本子上唰唰唰写着，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。我得挺住，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。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；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。我那时多沉着。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



多了，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，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。它每响一次，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。铜头皮带一声“丁零”，父母就出来了谎言，再一“丁零”，立刻又是真话。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，毫无矛盾，并圆润流畅。那句谎言是什么，已不必去记忆，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。

“再好好想想，”理查·福茨说，“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我确定。”

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。很早很早，我就学会，先去找对方的眼睛，深入无论怎样聪明、狡黠、阴险的眼睛，深入，深入，找死那样，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。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，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，他不必客气，尽管推翻。

“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？”理查问我，眼睛窄起来，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。他等于告诉了我，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。谁出卖了我？安德烈？还是阿书？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，套出了口供，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，无法与我同谋。我心一横：不去管他，我抵抗我的。

“人的记忆花招很多。”我对理查说。改口讲英文，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。

微笑完全没了，理查·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。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
他改用英文说：“就是说，根据你的记忆，你和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？”

你看，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！理查·福茨的多礼、温和、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。回到他自己的语言，他是个才干卓著，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。我大致相信他下一



接待室挂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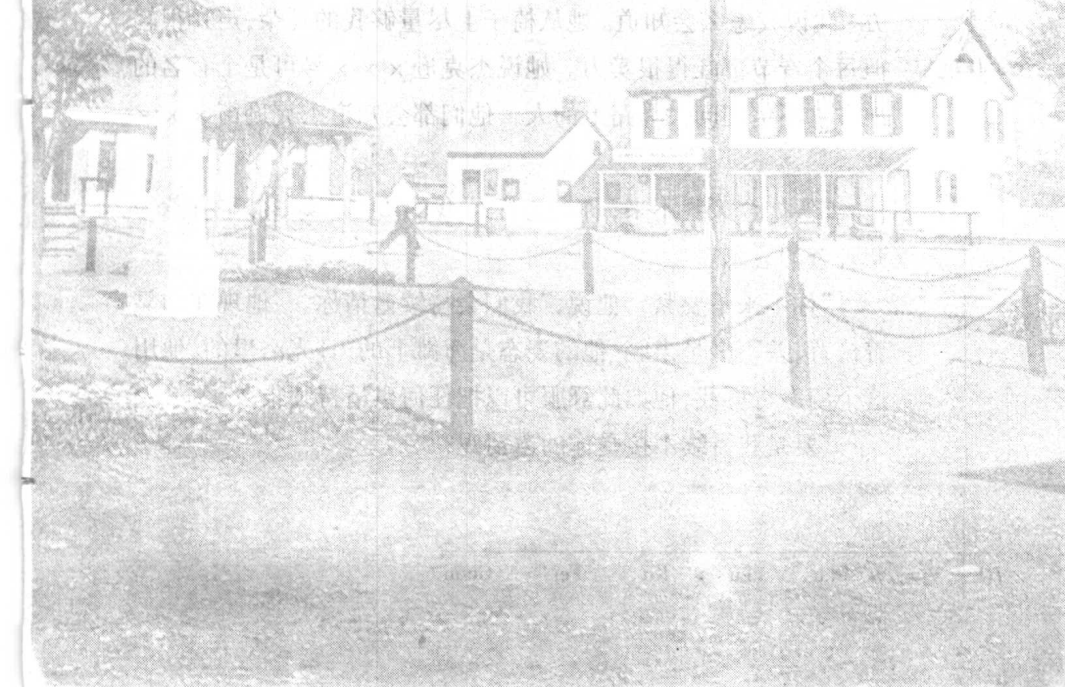
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，

你最远能逃到那里，

彪形卫士就会叫你

站住！举起手来！

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。



秒钟会彻底拉下脸,对我说:“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,你现在的每句话,或实话或谎言,都将有后果。”

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,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。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 FBI 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。

我说是的,是在地铁站。在美国半年,我起码知道,杀人放火,只要拼死抵赖,出路总会有的。我说完局面就僵了。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,我呢,我去看空白的四壁。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·福茨的便条时,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。便条上写“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×××号××层来一趟。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。”当时我的反应是: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。理查·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;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,就地写的。写完便交给了秘书。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,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。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,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,“杰克逊街×××号”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。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,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×××号是什么地方。我说我怎么会知道。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,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。她说杰克逊××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。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,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×××号。

“假如今天我不来,你会怎样?”我的语调不好,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。

“你不来不要紧,”他说,“我们会持续邀请你。”他现在仰靠着椅背,差不多是半躺。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,日光浴里的。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,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。

“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?”

